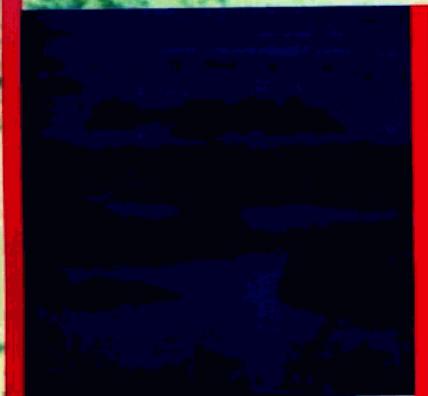


心灵之声丛书

梦绕亲情



唐达君 刘屏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卷首语：幽思话亲情	唐达君 (1)
-----------------	---------

母亲的辉煌

我的母亲	胡 适 (5)
怎样做母亲	聂绀弩 (10)
我的母亲	老 舍 (21)
芭蕉花	郭沫若 (26)
我的母亲	冰 心 (29)
我的母亲	邹韬奋 (34)
苏州拾梦记	柯 灵 (39)
母亲	徐懋庸 (45)
两块不平凡的刺绣	谢冰莹 (51)
生命的颂歌	郭小川 (55)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梁晓声 (60)
母亲的照片	戴厚英 (66)

合欢树	史铁生 (71)
妈妈的梦幻	(台) 李 敖 (74)
母亲	贾平凹 (78)
重温草莓	迟子建 (82)
母亲	赵清阁 (91)
母亲的辉煌	叶广苓 (96)
我和母亲之间	尹 慧 (103)
父母送我远行了	何 东 (128)
寻求母爱	王宝成 (130)
黑暗中的花朵	舒 婷 (136)

赵 父 的 背 影

父亲的病	鲁 迅 (141)
背影	朱自清 (146)
做了父亲	叶圣陶 (148)
作了父亲	谢六逸 (152)
我的父亲	梁漱溟 (158)
旅人的心	鲁 彦 (160)
童年	林语堂 (166)
父亲	周而复 (169)
义父	王西彦 (173)
父亲	冯亦代 (178)
父亲	素 素 (186)
祭父	贾平凹 (192)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201)
心的嘱托	宗璞 (205)
我的父亲	(台) 罗兰 (208)
爸爸	陈祖芬 (212)
父亲	阿城 (219)
父子情	舒乙 (224)
他，躺在乡间的小路旁	李海鸣 (229)

牵肠的儿女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237)
儿女	朱自清 (241)
舐犊情	赵丽宏 (247)
说孩子	贾平凹 (256)
喜欢女儿	朱鸿 (260)
儿子	王璞 (266)
我和儿子一同诞生	周晓红 (269)
儿子	何立伟 (274)
陌生的儿子	叶梦 (277)
为女儿起芳名	崔龙弟 (280)

绵绵手足情

奠六弟	静农 (285)
-----------	----------

悼胞兄曼陀	郁达夫 (287)
初冬	萧 红 (290)
弟弟	张爱玲 (293)
做大哥的人	巴 金 (295)
阿姊	冯亦代 (302)
投荒者	李广田 (310)
哭小弟	宗 璞 (316)
姐妹	(美) 陈香梅 (322)
手足	蒋子丹 (330)
姐弟情上的疤痕	子 冈 (334)
写间房子给哥哥	周凡恺 (341)
二哥	魏志远 (346)
弟弟的吉他	陈志红 (351)

夫 妻 百 日 思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357)
给亡妇	朱自清 (363)
最后一天	许广平 (367)
怀念萧珊	巴 金 (372)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台) 三 毛 (384)
我和我的丈夫	郑云云 (394)
心祭——献给 G. W.	张守仁 (397)
快乐的阿丹	黄宗英 (400)
编后记	(411)

卷首语：

幽思话亲情

唐达君

在所有感情中，最纯正，最持久的恐怕要数亲情了。无论人们的情感被岁月磨砺得怎样“铁石心肠”或“冷酷无情”，但当他怀念起亲人或牵动于儿女情长时，总禁不住流露出真挚动人的感情。即使有人在回忆亲情时，字里行间笼罩着一层阴翳，那也是泪水浸满的情，一种喉咙堵塞的悲剧美，凄凉而深刻。

在编辑《梦绕亲情》的过程中，我真不知是用怎样的心情读完这些稿子的。全书近 80 篇散文，各具特色。独特的角度、独特的体验、独特的境遇及经历，像颗颗瑰宝一样闪烁着自己的光芒。也许有人认为，读“亲情”不如读“爱情”那样令人着迷。然而当你读起这本书时，你会觉得你的心失去了原有的平静，而和作品一起跳动起来，全身细胞张开、热血冲上头顶，伴着书中情节一起欢喜，一起悲哀，一起激动，一起沉浸……你会觉得这些偏感性意识的作品自然的是那样率真，自我，动真情。

这些散文是跨越了现代到当代近百年的一些优秀精品，读者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脉络，发现家庭观念及格局的变化，发现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亲情的各种感受。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人更重亲情。这些“尊老爱幼”，“兄弟手足”的亲情篇洋溢着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却又不停留在母爱、慈父及儿女情长上，它从另

一方面还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亲情关系。从中，我们既看到了时代的个性激荡，又看到了亲情中酸、甜、苦、辣咀嚼不尽的滋味。

在浩如烟海的亲情篇中，我们不仅收进了文学大师们的精典作品，同时还选入了一些贴进时代，贴进生活的佳作。古往今来曾有无数人在讴歌母亲的无私、伟大，然而新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内容，如尹慧《我和母亲之间》；一个孤儿用心写出的父爱、朴实而真挚：王英琦《写不出自传的人》；牵肠挂肚的父女、母子之爱，纯厚而热烈：朱鸿《喜欢女儿》；一扫封建父权并注入新观念的父子篇豁达而真诚：贾平凹《说孩子》；宗璞的《哭小弟》催人泪下，道不尽绵绵的姐弟情，这些内容均来自于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的过滤和折射、显得更加异彩纷呈，读来仿佛进入一个崭新的“亲情”世界。但在这些骨肉情里，我们也惊人地看到违背天性的另一类骨肉关系：聂绀弩的《怎样做母亲》，罗大冈的《想起祖母》等，这些“一反人类天性”内容的作品是作者饱蘸泪水写成的，虽说笼罩着苦涩和挥之不去的阴翳，但它留给读者的却是比一般亲情更为深刻、更为震撼的思考和启示。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充满温馨的亲情，还是违背天性的劣行，都从正反两面道出了“亲情”在感情世界中的分量，道出了人们对魂牵梦绕的亲情互爱互赖的执着。特别是那些失去亲人们的人们，更巴望“梦里依稀慈母泪”，渴望托梦寻找那一份天然的温情。或许这正是我们为什么把这本亲情集取名《梦绕亲情》的深刻含义。

母亲的辉煌



我的母亲

胡 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长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麋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麋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9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30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画的石纸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

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 23 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烟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丝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

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

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930年11月21日夜

怎样做母亲

聂绀弩

只看见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却没有人写怎样做母亲，好像母亲本来天生会做，毫无问题似的。其然，岂其然乎？盖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为，女孩子之流，则尤病其羞人答答，于是谈者稀耳。

然而问题是存在的。

我的母亲于不知什么时候死去了。说几句与题无涉的话，她的死，是与抗战有关的。故国沦陷，老人们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六七十岁，向来就叫做风烛残年，烛本将尽，风又太猛，飘摇了几下，终于灭了。

我听见了这消息，奇怪不，没有哭，并且没有想哭，简直像听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这很不对，但我本来就不是孝子。其实这淡漠，早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她曾对我说：“将来你长大了，一定什么好处都不记得，只记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诚哉！

十年前，我已20多岁，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办公厅，开会，赴宴会的。有一回在一个很俨乎其然的会议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书，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之流所著，书名仿佛是《十姊妹》什么的。那会议也是与抗战有关的，一位先生站起来演说了半天，说得十分激昂，末了说，我们的国运实在是怎样的，座中已经有人在流泪了。他指的是我，全场的人也

都向我回过脸儿来，吓得我连忙收起了《十姊妹》，原来我看书看得不觉流出泪来了。

《十姊妹》之类，并不算好的儿童读物，也决不能感动那时候的我。但是文字写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话，使我想到，这书，本是应该在小时候看的，而我小时候没有看见。于是又想到我的小时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哟！大概就这样想着想着，不觉竟流泪了。

其实所谓“黑暗”，也没有别的，不过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亲——说常常者，是说打我的人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和我的亲爱的老师们也。

中国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简直单纯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样几件事做来做去。有几位朋友的太太，几乎天天打牌，几乎像是为打牌而生。然而也难怪，不打牌也没有别的事可作，她们也似乎作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来觉得她们太无出息，这样一想，却反而同情她们了。

我的母亲也是打牌党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据说，一吵，就会输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几乎天天打牌。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处，就是打牌时，她没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来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亲先是常常不在家，后来是死掉了，别人隔得远，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头老妈之流，没有说话的资格，也根本说不出什么话。这场合，无论她要把我怎样，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还只有六七岁，一天中午，我独自在厅屋里玩——我小时候常常独自玩的，忽然听见母亲在堂屋里喊我。我虽然小，但一听母亲的声音，就会知道她的喜怒，我觉得这回的声音是含着无限的抚爱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亲我，吻我的样子。我从来未受过抚爱，从来未听过这样抚爱的声音，至少我的记忆如此。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

则怨。”我大概是天生的小人，小人得宠，就难免骄矜，难免不逊，正所谓得意忘形的。当时不知怎么一想，竟和母亲躲起迷藏来了。我躲在厢房的门角落里，任母亲怎么喊也不答应。母亲接着喊，甚至连乖乖宝贝都喊出来了。声音是那样柔软，那样温和，仿佛现在还在我的耳边，是我在童年所听到的唯一的抚爱的声音。越是这样，我就以为她要跟我玩儿，我也越要逗她玩儿，越是躲着不做声。声音渐渐近了，从堂屋喊到厅屋，打厢房门口过的时候，还把头伸进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没有看见我在里头，我和她只隔一层薄木板呀。我竭力地忍住笑，不做声，她就喊着喊着，到大门口去了。母亲今天跟我玩儿，我高兴极了；母亲走在我身边，却没有找着，多么有趣呀，我高兴极了。我实在掩藏不住我的欢喜，实在忍不住笑，就哈哈大笑地从门角里跳出来，在母亲的背后很远的地方喊：

“我在这里呀，哈哈，我在这里呀！”

一面喊，一面还笑着跳着。可是，她扭转身来，一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脸，完全杀气，不，应该说是“打气”所充满着。然而想再躲在门角里不做声，已经不可能了！

她一转来，就扯住我的耳朵，几乎把我提着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着，她自己则拿着鸡毛帚。

“赶快说，你把钱偷到哪里去了！”

原来她房里桌上有一个，至多也不过两个铜板不见了。我本没有偷，只是说没有偷。可是她不信，最大的理由是，没有偷，为什么躲起来呢？要是现在，我一定可以分辨清楚；但那时候，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躲起来，尤其说不出为什么要躲起来。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常常到衙门里去看审案。我觉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总是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跪在下面口称“小的小的”的家伙却很少理直气壮的时候。并非真没有理由，不过不会说，说不出。有时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说一番。我同情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就饱有跪在母亲面前，目瞪口呆的经验。